

雙親



人生在線 伍春軒

立夏送春去，踏入五月，忙着為母親及岳母祝壽，之後又一起慶祝母親節，母親節後很快六月又逢父親節。這些源自西方的節日，在香港大家早已習以為常，更何況我們中國人也非常重視孝道，大多極之樂意為雙親節隆而重之慶祝一番。也為相約爸媽歡聚，贈送禮物給雙親多創造了一個機會吧。父母親對孩子的教養，相信你我都曾銘記一生。一位教育學家曾做過研究，結果顯示孩子最初的偶像就是他們的父母，可想而知雙親對孩子的影響有多大。

父親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在上海，成長於一個推崇傳統中華禮教的大家庭，耳聞目濡皆是忠孝節悌詩書禮學，入學前祖母教他認方塊字並手把手地用毛筆寫大字。當時祖母娘家在南市區，附近有座文廟是祖母時常帶父親去的地方。孔聖人之儒家思想，學說教誨，父親老早就常記心頭。數十年後在港事業有成，不忘回鄉捐獻孔子銅像於文廟。父親從小愛好文學，長期持續作文、記日記、寫信等。年輕時他編寫一本「格言錄」，頁首寫着：是生活所生，為生活而活。他在十兄弟姐妹中雖然排行第四，但卻常常順着哥哥姐姐，帶着弟弟妹妹一起孝敬爸媽等長輩。他曾寫道，任小輩如何孝順長輩，都不及長輩對小輩愛的一半。在學校或社區，父親也是一個活躍分子，他喜歡結交，喜歡運動，尤其是打籃球，籃球更使他締結了一生美好姻緣。

比父親年輕兩歲的母親出生在徐州，戰爭時期隨外公一路南下，最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安頓下來。母親自小文靜內向愛讀書，於八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初入學體質一般，外公便將她送去學游泳，想不到青少年時期便脫穎而出，更得到當年訪華的匈牙利國家隊游泳教練

賞識指點。後來母親為了學業放棄了游泳，考入區內一間較好的高中，此時父親是高她二級的學長。學弟學妹們都認識父親這位球藝出眾的學長，並常在各樓層教室外的走廊為球場上的競技健兒歡呼喝彩。唯父親當時並不認識母親。

數年後，大部分年輕人於社區待業，在街道辦的組織下父親帶領的男子籃球隊在區內區外南征北戰，取得不俗的成績。於是街道馬上又組織了女子籃球隊，並由父親出任主教練。新女籃來了一位首次訓練因事遲到球員，我的母親。那一年，雙親正式互相認識了。

歲月匆匆一甲子，夢裏夢外皆前事。看着眼前陳舊泛黃的黑白相片，年輕的父親笑得開懷，母親相對含蓄。他們衣着樸素，背景是他們後來曾一起下鄉勞動的長興島農場。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裏，前人經歷的都是我們這一代無法接觸與想像的，那個專屬於他們的年輕時代，有美好、有艱辛、有歡笑也有哭泣……沒有雙親的付出、養育及教導，何來我們呢？如今當自己也為人父母時，又該如何教好孩兒，同時更要回報父母呢？現在筆者深感慶幸的是母親節仍可攜家小相約弟弟一家與媽媽飲茶歡聚，父親節則只能斟滿一杯黃酒遙祝天上的爸爸一切安好，保佑媽媽安康，勿念不孝子。

此時收音機傳來近日香港一套叫好又叫座之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片尾曲《風的形狀》：

乘着那風的幻想
離別的故事
散落途上
凝望那天高地廣
沿路寫下我
長夜裏看守什麼
才值得你為曙光
為明日嚮往
儘管會不安……

聽着大氣電波傳來的歌聲，想着這道不完的雙親故事，還有那訴不盡的孝道情思。

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



如是我見 陸小冰

八集迷你劇《我的阿勒泰》，改編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純天然的取景，讓閱讀時的想像變成直觀的視覺盛宴。神秘、壯闊的北疆，一望無際的沙漠、密密的白樺林、開滿野花的綠色草原、馬蹄噙噠響、羊兒自由地吃草、湖水清澈地流淌……每一幀截圖都是一張絕美的明信片，鏡頭質感堪比電影水準。

阿勒泰地區，是哈薩克民族的聚集地，也居住着一些其他的少數民族。通過觀劇了解到少數民族的一些生活習俗和文化禮性，比如阿勒泰地區的人死後，按當地穆斯林的禮性，不還清生前的債務是不可入葬的。馬死後，牧民則將馬頭繫於樹上，以示對逝者馬匹的紀念。阿勒泰地區是一個畜牧業大區。每到秋季，數百萬頭牲畜從高山夏牧場轉往山下的春秋過渡牧場再到冬牧場，如此循環。轉場，是當地人一項非常盛大的活動，他們會非常隆重地對待，將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結婚時，賓客們會一起狂歡跳舞，舉辦叼羊比賽來慶祝結婚大典……

演員亦是一大看點，個個演技在線。周依然飾演的女主李文秀，一心在大城市中追求文學夢想，卻屢屢碰壁，被迫回到老家與開小賣部的母親張鳳俠相依為命。文秀的原型，即是作者李娟。一身靈氣，敢愛敢恨，瘦削的身體蘊含無限的能量。于適飾演的男主哈薩克小伙巴太，讓我想起《燃情歲月》裏騎着素紅色駿馬，從草原深處噙噠而來的西部牛仔崔斯汀，很難不被他迷住。騎馬、射箭、唱歌乃至打架，全方面皆是一等一的高手。更迷人的是，野性蓬勃的不羈中還深懷柔情萬丈，我在巴太身上看到一種稀缺的神性。

馬伊琍飾演的母親張鳳俠也很出彩。臉上曬出了高原紅，兩條粗粗的辮子垂在肩上。作為一個闖入阿勒泰地區的漢族人，她精幹、果敢，入鄉隨俗的適應能力可謂非常強。我們常常嚮往「詩與遠方」，遠方雖美，生活卻並不總是充滿詩意。村民們囊中羞澀，去小賣部總是賒賬。轉場時沒有什麼食物，帳篷漏雨，還要應對隨時出現的野狼，生存技能成為考驗人的第一要素。另一方面，在荒野裏生活，無邊無際的寂靜也足夠考驗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寂寞讓一身俠氣的張鳳俠跌入愛情之坑，發現看走了眼，立時抽離，這個人物獨立而理智的性格特徵因此更為立體。我很喜歡劇中的這句台詞「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淡然的口吻，卻氣勢磅礴，被觸動心弦的又何止故事裏的人。

將散文改編成電視劇實比改編小說更有難度。散文注重文筆和意境，不及小說具有衝突的情節感，因此在觀看初始，我覺得節奏有一點慢，氣氛有一點悶。不過自第四集開始，我就完全沉浸進去了，越看越能品出滋味，這是一部後勁十足餘味裊裊的劇。



▲迷你劇《我的阿勒泰》改編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劇照



鳳凰花開



近日，香港鳳凰木進入花期，鮮艷似火，成為街頭一景。

新華社

市井萬象

◀市民在大埔林村河畔拍攝盛開的鳳凰木。

榕樹之港



君子玉言 小香

香港作為一個地處嶺南的都市，榕樹怎能缺席呢？僅僅從幾個地名上，即見一斑。比如南丫島的榕樹灣、西貢的榕樹澳。走在香港大街小巷，榕樹比比皆是。榕樹給人蔭涼，給鳥棲息，與山同生，與石同長，賦予城市煙火氣、敘事感，也承載了人們的希望。

上環文武廟旁有一條通往半山的石梯，榕樹嵌在石梯裏，樹在石中石在樹中，樹根彷彿是加固石梯的鋼筋，石梯也像是有了呼吸。有時會見到人坐於石梯樹影中，也許不過就是隨意歇歇腳，可是坐在這樣的背景裏，就像是人有了心事，樹有了故事。往中環，大館舊警署附近有間cafe吧，榕樹半掩，人坐店中，一半遮於樹蔭，一半燈光籠罩，從窗外望去，則像一部老電影的場景。

皇后大道東司徒拔道那片山，榕樹樹冠在山上，樹根一半扎在山裏一半築在固定山岩的石壁裏，根根凸起，如同山的筋骨、岩石的動脈，不知道這一整座山的樹是不是一棵衍生成林，至少有一棵榕樹爺爺吧。然後從錫克廟過馬路到摩厘臣山游泳館，旁邊官立小學圍牆外又有幾棵大榕樹，成了周邊開蕩的鴿子的「集體宿舍」，怕是住了上百隻鴿子。每每走過，總有鴿子在腳邊邇來邇去咕咕咕咕，一點都不認生。

從跑馬地藍塘道往大坑道沿山慢行，坡上坡下不少榕樹只見樹冠盤盤繞繞，卻不知根自何來。每一棵都帶着那個哲學問題：你從哪兒來？要往哪兒去？其中一棵榕樹，左盤右繞交錯而生，能看出一棵老株生出三棵，周邊又枝枝蔓蔓側生出子子孫孫。三棵樹幹橫豎斜穿，形成一個中空的三角窗，一棵老榕生把自己長成了一個大家族、一座老房子。後來再去，竟怎麼也找不到這扇「榕窗」，我們疑惑究竟是記錯了位置，還是榕樹遇風雷雨電發生了變故，至今不解。

在離島老村，廢棄的屋苑常常有榕樹由屋內生出，破窗而長，舊門窗伸出大樹的手腳來，廢屋如同同一件衣裳套在樹身上。就是大白天看過去也有亦樹亦人亦幻的靈異感，鬼鬼魅魅的，難怪香港從前就有許多老榕「成精」的傳說。

走在蒲台島、深涌、荔枝莊、紅石門、東平洲等偏遠離島，都見過這樣的場景。配以森森樹蔭幽幽鳥鳴，涼意陡生。

香港最貴的樹也同榕樹有關。中環太古廣場之上有一棵大榕樹，見證了香港百年滄桑。當年這裏是一片山坡，商人想開發，市民和政府不忍心老榕被砍、被移走，要求開發商把樹好好保護起來。樹長在半山坡上，於是建築師在老榕樹下面建了一個「大花盆」，用以固定保護樹，再在「大花盆」下修建大廈。這一工程耗資巨大，被稱為全港「最昂貴的保護措施」。舒乙先生曾以此撰文《香港最貴的一棵樹》，被選入測試普通話水平題庫。乘滾梯上到大廈頂層，出後門，眼前一個小花園，一棵巨榕獨木成林，樹幹有一米半粗，樹冠直徑達二十多米，成為花園「扛把子」，花園因此命名「榕園」。「榕園」有銘牌用中英文記述：「這棵榕樹相信約於一八七〇年種植，為當時英軍域多利兵房的一部分……為了在原位保留這棵榕樹，工程人員特別在地下面建造一個直徑十八米、深十米的巨型圓筒花盆，這項工程費用高達港幣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元，相信是世界上耗資最巨來保存的一棵樹。」(This is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expensive preserved tree in the world.)

榕樹承載着人們的美好願望。大埔林村有兩棵古榕人稱許願樹。每年春節，人們來這裏將祈求平安幸福、事業發達、早生貴子等等願望寫在一卷叫做

寶牒的黃紙卷上，綁上桔子拋向樹枝，如掛在樹上就表示許願成功，這叫做「拋寶牒」。年年歲歲，兩棵古榕承載了人們太多太多祈福，終於在二〇〇五年不堪重負，較大的一棵被壓斷了枝頭，後來又引進新的榕樹，再後來設置了人工許願樹，寶牒和桔子也改成輕便材質。樹有更替，美麗的心願總是源源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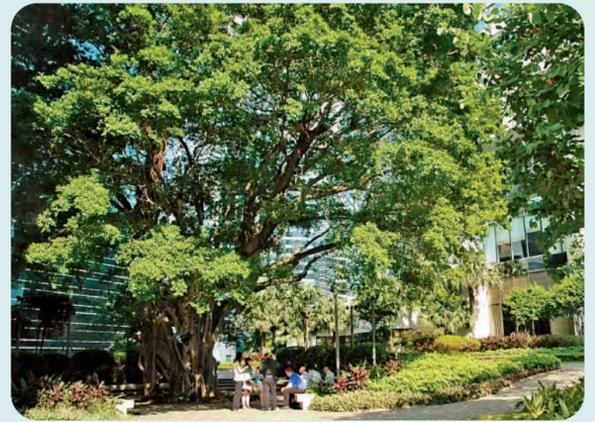
榕樹還曾在全港「最喜愛的古樹名木」投票中拔得頭籌。元朗水尾村的一棵古榕獲得「歷史及文化意義」組別第一名，該樹龐大的樹身包圍着一間廢棄的明朝石屋，被稱為「錦田樹屋」，景觀十分奇特。

更早的七十多年前，利園山有一棵百年老榕，氣根密結成林。人們在榕樹上裝了電燈，將垂至地面的氣根分成一間一間別致的茶座，茶室之間根蔓糾結，枝葉相扶。坐在裏面喝茶，影影綽綽，晚風穿櫺，風雅有趣。可惜隨着利園山的剷除，這棵古榕也被砍倒了，後人無緣得見。

至於街心公園或漁村，也總有一棵大榕樹，成為聚攏人們乘涼吹水下棋的「榕樹頭」，那裏也有香港故事。



▲元朗「錦田樹屋」。作者供圖



◀香港「最貴」的榕樹。

作者供圖

涼山樂章



柳絮紛飛 小冰

四川省涼山州，就是中國在扶貧階段需要攻堅的那個彝族自治州，有一個交響樂團，每逢周五義演，民眾可以免費觀看。至於演出水準，只需告訴你，CCTV或者其他平台都有直播；總指揮唐青石是國家一級指揮，曾經擔任峨影樂團指揮和四川交響樂團團長。

看了樂團的第五百六十七期演出，即三月二十二日的「神筆溢彩」。十九歲的小提琴手唐雲鶴，一顆可期的新星，是當晚的主演奏者。他演奏了莫扎特十九歲時創作的第四小提琴協奏曲，D大調，作品218。唐雲鶴就讀於德國漢堡音樂與戲劇學院，演奏中他穿越時空，與當年的同齡作曲家對話，心有靈犀，產生共鳴。

作品分三個樂章，以小提琴獨奏為

主，主旋律結合變奏，多重交錯，承上啟下，異曲同工。重音、三連音、裝飾音，時而是輕柔的小提琴聲，時而是悠揚的風笛聲吹在曠野裏。奏鳴曲華麗，行板從容優雅，快板不過分。我想，大概音樂家和文學家都一樣，他們的作品滲透了對家鄉或者周遭事務的情感。

唐雲鶴一直沉浸在演奏中，他將多變的音符奏出精彩的樂章，我們被深深地吸引了。全曲在輕快、活潑、平靜的氛圍中結束，接着掌聲響起。優雅地掌聲符合音樂會的氛圍，也體現出觀眾的修養，他們懂得在什麼時候鼓掌什麼時候不鼓掌。

同赴音樂會的有兩位中學同學，其中一位將在下次的演出中獻唱。人生難料，學生時代哪裏知道這個人會唱歌。而被認為可塑之才的那個，早不唱了，也唱不好了。請後座的觀眾幫忙拍一張照，定格了當晚看音樂會的時間地點人物。

涼山交響樂團最著名的節目是大型歌劇《彝紅》，此劇曾經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銀獎。當年他們到海內外演出這

齣劇，我遺憾錯過了去觀看在深圳的那一場。

音樂會在金鷹大劇院舉行而不是在音樂廳，因此要借助擴音器的效果。是的，還需要一個專業音樂廳，據說已經開始規劃，想必下次到來，就是在音樂廳聽音樂會了。看完演出走出劇院，順便看看旁邊的火把節廣場。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跳彝族達體舞，時下不逢節假日，那裏依然熱鬧。

生活需要音樂。一個地區的文明到了哪個程度，文化活動開展得怎麼樣，民眾對音樂的渴望屬於哪個階段，音樂會是試金石。幾十年來，當地的老年大學、社區文化館、邛海濕地、藍花楹一條街，還有附近的幾個風景區不斷面世。

睡前，我把這事告訴大洋彼岸的孩子們。有人說：「這麼偏僻的地方，能有一個交響樂團，還是惠民演出，當地人有福氣。」

「給地區添了品味，有文明進步的鏡像功能！」我說。